

滄海桑田

我倚坐於白霉盤踞著的木窗框，見暖陽照著灰塵而閃爍著點點白光，一陣陣清風吹過、風鈴叮噹地響。春日鳥叫蟲鳴，萬物有聲。我起身而隨手抓了木櫃上的背包，在地板因我的腳步而吱吱響著下，我推開了家裡的木門。

迎接我的又是那風，那紛飛木棉的柔風。風精靈們陪我開始了我的旅程。我漫步在烏亮的柏油路上，手裡撫摸著外婆贈我的相機蹣跚而行。走著走著，眼角瞥見巷口那顆老榕。我想起小時候常在樹下和鄰居小孩們玩，在樹旁滿天黃沙的土路上你追我跑。但是我記得好像沒有這麼矮吧，怎麼不知不覺榕樹又縮小了？我湊近一瞧，樹仍垂著濃密如鬚的灰白色的根。只是有種說不出的微妙變化。俄而騷聲四起，鳥兒成群飛向了天。原來是鄰居的伯伯們來了！是來玩象棋的吧，我想。他們佝僂身軀拄著拐杖，向我走來，順道打了聲招呼，說我咋長這麼高了？我笑笑而謝別。我回頭看了看，似乎榕樹下那群玩棋的又稀疏了些。

再向前走應該是熱鬧的城隍廟吧！說起那間廟，我記得我可是廟口小吃的老饕呢！輝煌時期可是所有小吃店的老闆都知道我這號人物。有時狐群狗黨下課都會跑到廟口玩玩，老闆見我都會招待我們免費點心。雖然味道樸實無華，但不用錢的果然最有風味。

應該快到了吧，但怎麼見不到廟的蹤影？咦？那啥鐵皮屋？又蓋了什麼工廠了是吧？應該不會把廟給拆了吧？又再走了很短的一小段路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一道鐵皮柵欄旁土堆中的鮮紅磚瓦，散落沾滿了灰。

漫步了一小時後，也快到了海邊。淡淡的鹹味鑽進我的鼻子裡，細細的沙粒隨風飄動，搔癢了我的臉龐。想起我的國小就在這附近，座落在最美麗的太平洋旁。老師總千叮嚀我們不可太靠近海岸邊，但放學後我們總是會去港邊，向船夫們打聲招呼，順便踏個浪，看金黃色的大油燈沒入海面。慢慢的，一棵棵棕櫚樹出現在我眼前，閃亮的金色大陸貼著石岸而向兩端伸長。海岸到了。但是我沒有聽到學校的鐘聲，也沒有聽到孩子們的打鬧玩耍聲。一切只剩海鳥回音於岸邊的叫聲，和樹葉與海浪交織而成，沙沙作響的終曲。而校舍爬滿青苔藤蔓，孤零零望著汪洋而泣。

傍晚時分，太陽遁入地平線，黑夜拉起了窗簾。海浪幫我蓋上銀白色的被，月娘替我打開窗旁的小黃夜燈，我漸漸昏睡於靜夜，而星辰飛過。

次日，當朝陽升起，陽光透過房間的小窗筆直地刺入我的眼裡，我睡眼惺忪地起床。原來這是個夢呀！但是總感覺真實的不可置信。我似乎還聞得到海灘的鹹味，我依舊聽得到海浪拍打著的聲音，我還聽得到外頭下棋的聲音，我

還記得那間廟！但是我確實是在我的小房間裡。也許這一切都是我的幻覺吧。我也該起床準備出門上課了。

我盤腿坐於枕頭棉被旁，見朝陽照著霧霾而飄著厚重的白霧，一陣陣二十五度恆溫冷氣的風吹過、鬧鐘鈴鈴地響。春日車水馬龍，人潮洶湧。我起身而隨手抓了椅子上的背包，在地板因我的拖鞋而啪嗒響著下，我推開了家裡的鐵門。

但是迎接我的不是那溫暖的春風，而是刺骨不已的，混著城市的煙與灰的、和和著都市人們厭世的那寒風，凜冽地呼呼吹著。